

劉 暢

# 砧板魂

一男生在班上素不作聲，老是裝出一副深藏不露之相，以含蓄為美德。在飯堂問他吃飯沒有，也需思索半天，從佛陀至弗洛伊德，由齊物論到結構主義，一頓飯時間剛過，方才穩重相告。言簡意賅，欲言又止。恰巧身邊兩位「兄弟」則文采華茂，毫不怕醜，搶盡風頭。

我一向博愛，有福同享，常鼓勵多發表意見，但他仍好比人潮散落的快活谷，依樣捱靜，大隱隱於市。

其實男生常在「兄弟」背後出點子，找資料，作調查。幕後功臣，台前無份。就像美國職業男子籃球比賽(NBA)裡，專責助攻的控球後衛，只重傳控，不用進攻。

但兩者不同的是，NBA每年均有「助攻王」榮譽統計，廣受著目；而男生卻像萬千古來文人般，總是懷才不遇似的。

原來砧板也有相同遭遇。砧板與刀一同工作，可是當人看到食物變成碎片時，只會稱讚刀的鋒利，卻不會想到砧板的承托功勞。砧板得到的只是一身傷痕。

《莊子·徐無鬼》記載了一個故事。在郢這個地方，有一個人，用油灰在鼻尖上點了一點，薄如蟬翼。另有一人叫匠石，拿起一把大斧頭，轉得如風般快，大喝一聲，「刷」的一下把那點油灰從那人的鼻尖削了下來，削得一乾二淨，半點不留。郢人站在那裡，面不改容，鼻尖的表皮也絲毫無損。宋元君聽到後，派人請來了匠石，希

望看看他表演這絕技。匠石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以前的確有過這樣的表演。可是我那位鼻上漆上油灰的拍檔已經去世了。沒有了他也就沒有表演了。」

與砧板一樣，郢人動也不動，卻舉足輕重。

只有那安份的砧板，即使受盡忽視，仍死命的躺在刀下，與碎肉物我兩忘。

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沒有主角，都是拍檔，只有這樣，表演才會精采。